

剡源戴先生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旣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荅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
頽頽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足
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駟弛檐揮耒寧館庖之不繼閱蒼
穉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
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

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沿典遡籍油油乎
顏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脩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
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為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或
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嘆曰於乎嗟乎是何
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愧夫重
龜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姝
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
須觀其睫暈欲疾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湏臾
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悵忽
見竒叢異幹瑰質瑋狀至戀惜以忘歸為游揚而咏唱使客
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
當粵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

因前時之燁燁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
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梅而吾一夫之宅
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
斤斧之相疎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携琴
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卧遊無懷華胥竹當輟爾而
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
頽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
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
勢祿之途數驚而多而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孿
腰展髀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囑多取而無

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
寬吾心思豈與夫搖唇觸舌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
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嘆曰先生
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微稼於器而菽粟不分
冰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既裂
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
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既知
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
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
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畚弓培
寸墾歲無贏儲盖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
今先生封疆道德哇吟禮義播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

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樂歲方欲發廩曆洽春秋邇無鄰
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
白駒文孫愿息前扶後扶嚴良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尊
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深盛焉而神
莫予吐蓋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窶不莠厥土亦不穢予
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
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
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耻於其
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
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
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
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

卷之二十一
三
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
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為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敖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
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
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為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
途袒裼而不知其為泥途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鑄動
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
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
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菴賦

宅侑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

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菴焉而無以為之名菴之大若何
曰吾之菴以鴻蒙渾沌為盤緣崑崙蓬萊為枕托羲和光景
為啓閉山川烟雲為聯絡春秋花木為遊觀江湖魚鳥為賓
客出無扃鎖入無任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
曰異哉菴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菴宅侑師歸而言於剡
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
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鷗
鳶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鷗鳶朝闌枯虺暮伺田雀投危抵
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饒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
自無墜於騰天池而冲雲壑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
鮮味薄蕭森亢爽權孿卓削飢餐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
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

卷之三十一
四
鞫若是者皆累也今宅先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
既自以涵玄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殼
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遙為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
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騫後罩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
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先師聞之微笑
取茗更瀹翁亦輾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
薊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
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
云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風煙微遮雲霄去來騷騷乎若環群
自束前麾幡而後羽騎脩脩乎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
瓊臺於時雪止筵敞風微帳開接鼓吹羅罇疊撫群陰之婆

娑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已聲消
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
為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形久無
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罅而况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
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為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踵牛山
之悲咤乃有侗儻竒士恢疎通儒洒以秋兔之髦寫以冰蘭
之腴寢玩食閱津携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
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顰復笑歌烟偃露濟陰吐照縈紆歷
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藥慕
蘇門而聞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
齋形返息頽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既為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嘆曰戴子將
隱乎抑將以為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
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
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為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
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晡而九
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
巢以窟伏聊憇憊而逃墟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為卑而
何暇於隱何以為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
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
郊之獲為飽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
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
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

利業以闖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燁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曆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齷齷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為傭胥亦或以為夫一以子為羈雌亦或以為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讒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

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菜蕪賢黔
婁賢而死不衾菜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
務縮而圖之縮於貲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
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闕略乎隘夫曲士
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
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
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携孥東西竄
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潛然
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烏巢於林獸
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

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

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
其舊除荒踈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子
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
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楊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
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
者喜安又有人馬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
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圍
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為人化虛作
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嘆咨嗟遂團樂於一室
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庫
放象舜實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
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

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篋爾
塤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
併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
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
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
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
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益如
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
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
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
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
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
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
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
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
囂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
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
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
而木窾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
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

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
有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
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者益北其轅
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
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
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
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儻
恍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客所未喻
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

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學然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能螫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故嵇叟以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暗鴈先盡柔木速折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彌喧迨至乎鉅海則沉沉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兔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為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而處

則鵠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愠喜間有聞蘇門而習嘯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壁不可為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為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真逸青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冷之流笑衆雛之相役弛然

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瞪目驕面怒腹咸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靜竅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澗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豐狐之擇燠乾鵲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脩脩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擎拳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為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鴟鴞歌虎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籩賸筮或聞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贄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彼

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
芳罇唾面教忍佩韋矯溫所謂擬富於懸珠之室衍明於扶
桑之敷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爾鳥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為胡麻外白中
玄嗜微心之良苦徵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
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
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疇一物之得遺
彼兀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畎畝致展轉於遐
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
渟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凝溫而抱粹庸遇曠以不傷表
孤妍於衆悴且其莖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

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為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
良醫之篋衍依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虫翼然既瓘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踉振擲是謂蠅
虎搏蠅甚智徂伏壁間群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以弄
以嬉惴不敢動螻螻蚩蚩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龍
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
為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為徒出以為
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
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為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
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為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
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

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擾極衆庶之所驚纔至人
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
必奪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瓜距而凶搏善良
以為食腴膏血以自豐其名為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虫者矣
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衍挫謀拱揖
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
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
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
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虫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
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
聊優游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蕪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三年亂
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燁於甃間主人
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
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為乎來哉且其為花種
之實艱上不溫而不鬯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竒疑仙
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
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甃燥剛厥礫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
可駭而可嗟野老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
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
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為慰予則我也既履其殃一以為
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園一葉
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

醴肉丘隰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
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敝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眄之
娛迨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
於劫灰之餘顧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
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為累事
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
園雖故物之已非而為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
無恙持壺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
馬階除見此粲者矯馬若凌虛倅墜翕然若離羣獨至淡馬
若鈴容素臆將輦將蹙勇予厄而悲飄馬又若茶裳縞袂將
翔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須
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嘆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

之子亭亭水映皦皦玉峙恹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
耿孤瑩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
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
生人雖至靈悲懼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櫻渺遽廬於
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尚安
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
所羈其鬼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
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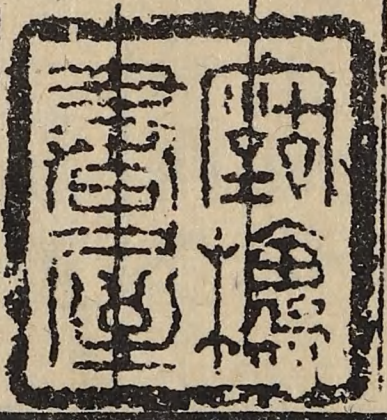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携畚出門載奔載呼集於河
塹先生異之往躡而觀乃見衆童脫衣裸足斷渠起騰翻水
使涸或運淖沒膝或揚泥沾膊或傾畚挂箕或布葦行筏或

羣蹴鼓譟或獨仆發譟併力競勞有類竭作先生曰唉爾何為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湫漫濱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童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甚而織一網出海百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卑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徒者以奮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賢故瘠土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旃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愀然而慙憮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答顧謂童子

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開化圖書
Warhwa Library



卷之三

四

卷之三十一

四

開化圖書館
athna library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刻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為之論次以為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羈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深乎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羈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已自為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為監既許之矣而逆為之約迫為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為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

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為之效杯酒殷勤之懽此人情之
所有也籍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為之令俟其不受而後
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
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
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湏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
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為常事
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
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聽
天子自裁曰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
圍鄴制於魚朝恩為軍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
又為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為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
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艷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為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為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為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

荀惡人之監已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官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嘗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俵俵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卻克笑變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以取救為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耻幸僅伸而終臏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之為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為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為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為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為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傳其子建奢以

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為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踈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為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為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_{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為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韓孟之間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為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為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

而凡為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孰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大史公泛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為翹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擯却虎狼之秦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

從利橫則橫其區區窮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虛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問至無以服楚六國忤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托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謂以為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

九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許不用而
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
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為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
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
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
衛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
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
出不得不倚秦以為橫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
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
儀之始未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為已食此不特
商鞅之所未為亦蘇秦之所耻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

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為賣已也平時腰金結駟佯佯往來於閔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奸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為秦者易為功而事諸侯者難為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為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林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為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媿

之而得為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謀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樛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栖爭鳴佐寇自賊顛倒謬誤卒俱墜於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實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為己也而不專乎為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入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

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賢於他事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事淫污辨雜以為通誕神僻異以為高也學他氏者於已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已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為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廬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為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

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
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諂孔
氏而不為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
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為儒者折衷非止鄒子
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
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
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
于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
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
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

范睢列傳

范睢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有

竒計為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
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圖一決
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睢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為非便
秦之竒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睢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
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睢之助也何
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為非計也
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
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
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
必可以即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讐日堅內力日分而
秦事勞矣自睢為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
於韓魏之郊瘵膠蠹食腹心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

亡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睢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睢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即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為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為橫其後則睢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為重張儀以姦商鞅以欺范睢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

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為之惻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為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役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既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

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可使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為得
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
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
為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為之道也所往必有為之先也毅之
去燕不可為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污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
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釁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
已哉或曰毅則義矣子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
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為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伋壽之
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為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
臣之願也毅為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
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璧何益
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許脅之所得較於兵
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璧
哉秦計既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矣且國
之以人為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脉為生死也有一脉之不
絕者人雖危而不即死有一賢之可奮者國雖敗而不即亡
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
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為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
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軀授命而知秦刃
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
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
之為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為秦

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為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怨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為無人之國。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頗廢牧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與使然，觀國者可不為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為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為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逋虜破殘，城峭五千之卒，以鏖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

復翻然為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即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雛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篡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

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而俱至於滅蓋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為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為近正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為人詭謬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祿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污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群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願從御者執鞭馬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

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為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為也不為有為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為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為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為燕也仲連柰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為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亡矣仲連遠不為楚申包胥近不為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為妾婦之忠乎且為此說則與仲尼聞魯亂而使子貢撓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

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為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
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
呼此又何言之拘執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
殺其為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爭帝秦
率梁燕佐趙而鬪之所不惡於鬪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却
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却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
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
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既死何救於一城
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
裂地定封之誘以隳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賣城之將仲
連為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為燕將謀但勸之束兵歸燕而
東游齊之二者舉甚不可以決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

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為人謀於其求決於已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為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棼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驚焉以為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為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為各國之

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為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
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
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
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畧定矣孤竹之為國也
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
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
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
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
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
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未亡也孤竹之事吾
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
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

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為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教叛使為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為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羞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為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為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為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

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為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為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鄰里有不諭其為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然去來尚不能以一槩夫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柰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為異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為

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為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

得一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齊桓晉文宜為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疆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為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

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為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為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况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為義俠卑者為游說士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尚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真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慤愿既以桓文之事為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舖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為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

未遽屈於秦黃歇雖以口舌緩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
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為之忠計以
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
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
孟談之一喙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
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
怵翱翔而不敢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為忠於宗國未聞為姊
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
肆力而噬而侯未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
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
十年蕩為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
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拆義於文人瀾趨阜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為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為難讀竊不自勝恹恹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顏其可通者悉斷為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

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
殆放於國語而為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
為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藺稍又釐補其訛
闕是為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為孔子八世孫鮒
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
於戰國之末一為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
必多安在獵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
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
為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托若房玄齡杜如晦之
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為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

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為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
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
列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為其可以正人心息邪
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矯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
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
孰能為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皆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
真出於後來者擬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皆之學不
止於此謂不出於伯皆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
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
取伯皆非倣伯皆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
諸書皆廢伯皆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僅存則猶有不

可盡廢焉者矣伯皆才識數倍於擘繼孟堅者當在伯皆天
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
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嘆益增學道之
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
釋文以傳為春秋又以為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
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為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
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
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為

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為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為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為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惴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治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洩治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為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治之爭非遇孔寧儀父其君

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為要官當是時不為陳咸之直
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
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真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為之辭予
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為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
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覩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
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恹恹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棖也慾
焉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
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
人之窞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疎於剛柔之辨不
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
諸人至宋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徵僕為之銘僕不能有所
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尚愧不能執柔故為其辨

且僕之資外庸急而內異矧學之不勇遂為小人

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內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為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為何如哉時徒維攝提格余月己卯表元書自素氏字說至佩韋辯五篇刪去不存藁久矣蓋己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訛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參夸二氏誠

古有參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趨健如堵墻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為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為燕遊醴食聲樂以憊其體其

人亦以為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奕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恚曰吾屬所為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秦氏為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竒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為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為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

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群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為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為禮今人言為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

安成名者警焉

猫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
猫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為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
不得比蛇鼠乎曰猫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
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為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丞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群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
為義死而
之不相污也所以為仁屬者竊見求之於風氣
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
值至於貴者各權而忌善賤者狗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

清真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為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已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顧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撞搪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閣予告即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返閭闔而遊氛氲攷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為善之無隣淒焉薄奠於彼河漘而冀公神遊恍惚

卷之三十三
六一
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尚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為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贏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冲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為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淒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尚醕茲觴尚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已或鮮其傳賢且有

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為鄉人晚而
失仕亦同為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
權之鄉■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子膏梁之門經荒史蕪
公於此時勤於宴儒世祿臨民以律為戲公於此時敏如法
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蹶
小顛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畬於前子穫於後浮沉里閭以
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興左侯右伯神龍徙淵
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隕堂堂大宗餘一耄衰今其餘
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
未成公許隣我公族有女公許姻我公笑公顰我無不可曷
為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熟
惟知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

卷之三十一
七
瞑北山蒼蒼南溟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潞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
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嵬嵬太中承徽襲美華鞭高揚良寶
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獲鼎受既毛惟獲之逸居
之實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塋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
有淚如雨屬者天禍存延祖妣得請于廷歸奔喪机有嚴衣
冠神靈是憑是舉合葬是安是恒銘碑植植石儀閑閑匪以
飭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月日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王
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成書

公維公清風
鼓範維在史冊
俗情傳詩舉
遺百造意成書

縱言為文殘珪斷璧千古難群小者且然况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卉晴秀庶幾揮毫尚想舒嘯樹愛召伯綉在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昆其等懸覩新像載祀山塾辦香矢辭炯炯心目尚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即有兵禍脫命生還顛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剡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慕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畚鍤不勞龜筮自協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或隕墜俾世世承祝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

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干厨畧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干厨畧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壘山不肖孫憑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邊拓表延衰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于茲山瞻言長錫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尚安妥之勿震勿愆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為惠侈矣是敢祇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于

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頗嘗規購先祠奔馳
之煩莫克就緒深懼迺遷愈茲不度爰涓吉日祇遷神主宅
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
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
庶幾妥靈陰陽騰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墜厥祀
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粗內外皆詣其極今之為
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已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
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情衰不敢不勉祇
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即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况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蒞食茲學有年為官者故苟日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祇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燹宇舍不周昆蟲魚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
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面陽爰議改奉
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尚歆饗
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
愛而為仁至於離脫襁褓重漸簡冊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
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飾孩稚家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
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弋水之濱
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歲紉却朱鉛而不事慘
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則為招名工購
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遠異乎凡氓比諸陶姬截髻孟婺遷鄰

卷之三十一
雖風流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閔其勞與之康強燕樂與得
養壽於朱罌翠管綵綬雕輪宜百年而未足胡慶弔之相因
其願託子列難同它賓既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函辭
絮酒終若有柅吾足者徒含愧而顰呻靈兮有知鑒此情真
尚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
瞻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閔宮壑脉東來雄跨蒼龍之背
簷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
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真有社稷尸祝
之愛逮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
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旃幪之賜既多崇飾之嚴未稱遂恢

新構益登羣瞻良家輸杞梓之材千章福奏巧匠賦狀也

新構益聳羣瞻良家輸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
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惟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梨州文筆樣差我高
插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閔訟村村化
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峰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宜
畜又宜蚕

兒郎偉拋梁北匝匝連甍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臥清
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欺心莫向廟中來且勸鄉
鄰興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使牛
羊長蔽野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上海圖書館
arhna library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書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
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
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
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為美談表元竊
獨以為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擾擾焉於周
公之門而不耻而受其謁者方疲精憊體有戰國四豪呂不
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為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
古之君子之求人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

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詳也鬻寶
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為巨室問其材木
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辨求馬價於良御
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
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
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士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遏其所不堪
者其事悉矣而况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
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
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譬之於物瘦女
礦石樛木駑駒媒賈之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顧
嘗以塲屋空虛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
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

以是超超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旣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

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為愚賤之身懼而為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為天下賢士喜而直為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摠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為歌詩以頌魏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暄鈞重加愛不宣

趙氏婚啓

以叙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榆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
心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次令女玉雪自
早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縑緗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
十盞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黃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

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八
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啓

某宦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出於
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孫男
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其男某次女少奎寒
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量之自審何敢慕之敢高辱問
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
冠之緒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板緣喜親賢之在望投
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籍甚醇明定熟

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肅然清窈真是東漢逸民
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
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托昉自茲今其為忻愉
罔既敷寫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
為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襲
清門之禮訓婉婉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壇鑽研尚
淺夤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
可託實昉自以茲今冰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板緣之喜鋪
寫奚殫

舒氏婚啓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扳緣蒙
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
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守儒壇頗尋源於潢
潦黃綠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交菲然微儀辱在高義論財
夷虜正吾黨之不為邀福祖宗尚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
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青氈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首敢
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東土俊流
南宮舊物居楚客衆勞之目加以能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
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暮景修途乃遷九萬
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

君若應徵豈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某猥
緣虛名莫返初服病顛蹙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顏詎
意良工之在側既循墻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賴芳鄰見
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疎斗酒同襟倘許談諧之數

通燕右丞啓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蓋以初
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鄙封此而不預
謁於道周僕則自取踈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
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蚓蛭之鳴以當鴈雉之執伏惟右丞
相公三光五岳之氣燄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
茂弘謝安石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
道岌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而雷霆收霽輕車

就道而風日清夷立談亟拜於壁雙坐對不知於席近徑由
棘列往間槐庭袞職以補躬締繡加文而滋美醫功以康國
參苓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今其庶幾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
之歎脫干戈而安錢鏰逃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
賜今者輟步紫微之府宣恩滄海之氓山君水妃收雲霾而
聽令藩侯邦伯候道路以趨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
萬於臨邛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
措世唐虞無慙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韋布之言表
元髮種種以欲華跡摇摇而靡止鼓三作而氣絕已不記於
前勞木再實者傷根矧敢萌於妄想家有踰七至八之老道
遇滿十除五之窮耕鐵硯以誑饑絰楮衣而覲暖取數廩於
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河清始有相知之至頗驚星動乃

傳鼎貴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篋積未滿忍獨
棄於遺珠芻豢方陳姑強羞於茹藿知我罪我進之退之一
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途而已矣屬時炎暑祇役江郊諒豈
弟之有憑宜興居之胥吉尚祈謹齋益保熾昌謹奉啓事再
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啓

某頓首再拜奉啓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
更歲籥雖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忘常如珠
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郵音謂將屈於範模來俯臨於衿
佩諸人動色知為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流之砥柱
惟此絃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誘成惡黨魚鱗田
籍化為子虛之歸鶴髮儒宗侮以侯白之術計慮踈而自陷

危竄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萋斐之小言棄隄防之通例貂
不足而狗尾續驚位置之何多蚤則績而蟹有筐箠主名之
莫辨得者不以為感慢之反以有辭宜誇議之喧天致紀綱
之掃地怒室色市遂疑善類為皆然延寇啓關因令外侮之
得入體貌衰而誰顧門戶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淒其羈
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
茲蓋伏承伯清教授學士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
億萬計園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踵克觀國
之賓清談雅步而懷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
右載道以東泊教令之末施已觀瞻之頓改當使大官貴將
知有師儒之宗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舊依童習
老縱賓游塵土容顏顛消磨之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

忘聞脂轄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涼燠靡常想愷
悌之有憑凡興居而胥吉未由面訶先致手書更冀司存倍
加珍恙爰茂乘於昌會以前迓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駑鈍
伏惟垂慈鑒念不宣

回凌德庸諸公啓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已都忘
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獲接
凌厲風雲之彥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為童子之範模
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
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為期惟是精力早
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輩不一
一奉記合并之間謝敘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融

回舒子燕送鵞酒啓

某老而憐子欲分井臼之勞窮為擇壻又得葢鹽之賴政自安於險陋誰或達於高明乃行眷私遠致慶問愛鵞封酒雖感詠之難忘烹魚得書惟報酬之弗稱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攣鈞路憐材恢一陶之塊比使寒峻動速成之想為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恩如歸潔已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如緣宛陵之竿不能以足而為先後如主矍圃之射但聽所命而為去留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踰時歷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耿忽角鉛槧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之朝何以成濶絕之選伏念某虫雕無益兔禍未陳進不得飛名譽以為高

取仇覽長裾之美退不敢聚朋曹而造累蹈子厚尺檣之嘲
獨於分寸之臍板欲効尋常之馳逐誠非覬望之及動有僥
倖之期洛陽年少之能言或輕初學關黨童子之居位躡見
並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垂涎於望蜀秉機併進取數已
多而乃雉采先成屢鳴盧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闕尾以不全
傍觀訝合頰之難相知惜虧簣之淺徐紆危惘仰顛元台造
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踵至天人曰可堪輿曰否自竒比之
多端執友稱信交游稱仁辱公言之交上徑采僉同之請亟
頒特達之俞器躍治而鍾鏞材束薪而榱桷伏觀褒袞尤重
負芒蓋度越常調之恩猶謂素憐於庠校若品題佳士之目
實非易得於廟堂科場之辭頓輕慈闈之色為動所謂生我
成我不知舞之蹈之茲蓋恭遇 太傅平章魏公別墅折衝

翹材錄用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
數世之源流可培菁莪采芑之用遂使鳶魚之飛躍不強鳧
鶴之短長居然數竒亦以等進其敢不激昂弱鹽報稱隆知
志乎上志乎中此亦儻來之別物優則學優則仕尚期無媿
於前脩不出他門昉自今日

疏

觀民閣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實分靈鷲之南支古閣巍然九據蒼龍之左
角非但尊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兩剝
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善之良難惟牧守為古諸侯
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衆子奔趨敢憚於煩勞各肩
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真素諸大老之間掀髯顧盼則軒蓋成雲握手笑談而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眾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既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斲文梓之新編風雅運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毫琳琅照目謹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為書行世自岐黃有此用心人說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况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

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惑今欲一准古賢之訓
明該治法所宜遇其脈則飲其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
揭決無疑似殺人衆力板行即是慈悲抹物筆下灑霏霏之
薄潤眉間觀鬱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為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
遊東州通隸古前之書為科舉外之學誥誥誦說欲盡變莊
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
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凄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
姻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解官猶時鬻代勞
之馬今併無於指擲欲遠辦於齋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
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與念聚刮擅龜背之資萬一知恩有

啣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興雲
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弘道提控矮矩
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豈然辭柳列君染
衣幸歲年之已久今欲脫踪絳灌之伍謁選夔臯之庭知己
紛其如麻拾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
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修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
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塵何處有建德國齋心三十日為子說逍遙
游佩煙霞為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棗左右逢源金母

木公先後禦侮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芥中得水即化如鵬離殼外待風即飛但舉揚州緡纏與之徑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為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寧食三斗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強持一寸膠乃欲溯下流而抹濁蕪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我魯章甫之冠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己動色顧炙決非平生之心刮毛成羶是為眾力之助片言白水雙翮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黜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自新伏
念某藐爾羸軀嬰茲篤疾醫師畚進幾百藥之俱投役隸頓
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
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夜食之艱
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凌忽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
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深或乘已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
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思
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夫前愆庸敬陳於真
款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螻蟻之身使沉痾之頓起
延臣犬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運

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之鄉揮犀朱陸
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携老子入名山欬唾珠璣聊復對
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洒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
剡書將上大則繡衣乘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鑿代言剪裁雲
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為交道之光華增儒
林之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龜毛成羶想不遺於餘
力筆膏一洒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為體膚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
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湏出人情之樂助睠惟茲廟
初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聳舊治之具
瞻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己卯議斯干之築更三數舍雖粗

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還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衆戶之願
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
不終於是瓊甍之材露棲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
令肅穆之叢祠猶作淒涼之茆舍行路為之嘆息居民見而
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餐右粥家餘魚稻之歲十
兩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踵而趨
門絢發丹塗翬飛寶構上以妥卮從鬼神之奉下以展丞嘗
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
屠老氏之淫祠它日穹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
所至嚮從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

皆相失其一人為一武帥得之絕幸有貴權而一人嫁為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既而幸者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曰吾與爾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脫死邂逅于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娣意誠羨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食饜糠糲衣極麻卉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梁綺靡間強而為之則辱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三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拂竟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厄道故舊甚懽幸者懼徒留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時與之祿稍使歸有以贍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習歌雖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慙而為之教數女奴皆如法咿咿嗚嗚動搖其唇輔拘綴其肢體而為之及暮而始

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按所授歌歌進則喜不進頗
微督讓若恐不為盡心者民妻惋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
業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杭時見衣冠
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如不相識
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流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
所為若是有愧之乎然議者猶以為貴幸者既以義存舊則
不當苛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辭聘則不當諂順其欲斯乃
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江
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浹既成於數

而游揚肯吝於餘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
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
之餉益寬逆旅之需姑薄叙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尚徵永
好俯賜深原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畜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俟遠鬻者售焉
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黔黠山谷間初至
墟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
矣非民商薄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
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
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姻友良天好日
壺觴過從絃奕諧笑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險遷

涼就薄為廣信之後為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空載而返值
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輦魚黔樊間者哉抑
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
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莊周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
商名愈高予與伯畏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詩法如釀蜜法山蜂窮日之力營營村廬數
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鹹甘苦之
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者偏至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
不為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並緣唐人數家豁達者主
樂天精贍者主蒙山刻苦者主閬仙古淡者王子昂整健者
主許渾惟豫章黃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豫章之

於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問
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為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
別標置專其名為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傷於似
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徧皆余所未
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
言蜜以資同味者一啓齒云

化用
karnua

開化圖書館
 ka-hwa library

刻原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聃萇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歎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為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

問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為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頽黠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

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已然必以當
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夫子發發而又能善則
其為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懽又不奪其
委宛之趣姑且使之反覆詠歎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
客主襟懷春融玉盃淵停雲止無形骸無渣滓此聖人德化
及人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已作
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凌駕則拘韻而牽強其流於
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汙穢風教莫此為
甚今欲與諸公稍稍釐正捐俗趨雅去華務質取古人三百
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
志可以養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非體新聲一
切不用庶幾近于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觀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債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詳攷，往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不在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

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為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為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我學為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不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

之道我不可不以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居貧賤則必耻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耻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媿於人之所以為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于事物是之謂行文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内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冊非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楊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楊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鹵莽

群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
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寔退而察其
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于閨門是
行不足攷也平常小小等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
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為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
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為託六
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
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
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
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
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
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真實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
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
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徵驗何謂徵驗我為
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
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子者曰我誠
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
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于為孝而持
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于為恭而持久無間
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
皆能持久無間斷而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
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

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于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為博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為齋否乎凡一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尚懼不能無間斷不能持久况又不能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己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我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

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為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推按發嗔不食晚歲涵養成就至于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為至誠無息之助諸君試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王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為善者既衆矣而又有以使之知勸為惡者既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耻傳稱堯舜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絕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

聞見濡染大抵俱為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此之為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欹立不跛此近於有德人也謙冲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為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心然之退而之其家則欲其子弟效之其有麤率躁競愾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此人則必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子弟似之如此朝咻暮誘年遷月革見一不善自然如觀怪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樹惟恐不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化之不成刑不清而盜不弭邪此聖人周流環轍之餘揅時扶世之心尚有見于此也講學不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為賢夫既為賢

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彝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為謙則處已接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為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之如公孫弘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飯布被而不以為耻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萬物著於史冊此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用以遠悔吝以

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
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乎
苟使執柔行諂召侮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
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
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燁然
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
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
得而並之按謙卦艮以一陽為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
陰之上上於下卦則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既不失其時
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菁者莪 四章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為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草之生于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儀則散慢猥獩而不足以為樂矣次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

事身不居可侮之行生乎其時而遭逢教養如此心烏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于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粟帛泉布外兼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此諸生自喻其遂心慰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賜也四章言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為言嘆美饜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

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悒悒而困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為則徇己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為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

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鯨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而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為問此其真知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手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二言者豈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

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為學者未能治己而治人為政者不暇
信人而信已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濶
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于風俗之巧拙驗于器物之真濫蓋有其用
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哉之嘆是也觚以角為之或用
之于飲或用之于書大抵取有稜角不榘机為便今者觚名
雖存觚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惻不置此
豈為一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
居處飲食衣裘翰墨交際動作之間修名而責其實恐無一
可合於古惟偷安目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
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習道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

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為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嚴華短厚。與寬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與人以科斗大篆為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為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頌為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為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種。豈得皆與古合。而吾持已處物。憧憧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繫杆几。杖之銘耳。珩璜琚瑀之音。而相警為聖賢哉。故夫子之歎。非歎於一觚。殆憂風俗之變。

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于觚然也嘆拜下嘆麻冕嘆先
後進禮樂歎借馬闕文不啻屢拳拳焉以風俗之將衰在夫
子尚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
攷而謹修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其
人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為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
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乎其為
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
此論本止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
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嘆何耶嗚
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為

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蓋先王之
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得
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雖
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
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食天樂內足泊
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
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為
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貨殖
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
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為難彼冉
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

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
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為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
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
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
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
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為小節皆未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為心
聖人何以靳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
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學其體也在於心傳而
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毋論夫
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數百年賴孟子明之孟

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漁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
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為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
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真修實
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辯析既精記錄亦繁字義
無所窒於心曾談柄無所滯於唇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
諭者三寸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柢
有不暇計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
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發明以稱
答父子兄弟之意切願閒暇之時有惑相訂有益相告取五
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常質難傳曰毋
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
命一也脩身之所俟與巖墻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

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綢之不徒獲之又從而贖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修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祭如在 一節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胷中而祭可言也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論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卹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恩義則已耳稍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

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爭亦未有洎乎爭鬪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拯助有教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祀之所由始也邊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馨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智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邇誓戒有言謹為諸君誦所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義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章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不在于善者人已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紬繹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己相契雖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為善比子路相去甚遠此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一人之

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氣象麤暴可掬從游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頃威儀應對每見譏斥後來出仕黨季氏為衛輒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信勇但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即羞悔不敢復作故能日克用厲薰摩浸灌陶寫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為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群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沉一般容悅故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譽之權隆勢盛則人方憚之真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事不過如是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

以誤已復以誤人悠悠兀兀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
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本戒人常常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時顏面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為敬當主於心而

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謔失節未害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
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
始不過小不敬而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
之詩曰善戲謔今不為虐今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
武之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為者邪春秋之時一
執玉惰一受賑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祿位之修
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順逆休咎尤如影
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
情以禮為拘束禁制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
舒此不知理者之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
心常常不敢放縱容貌常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常
謹重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為生徒

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家庭而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章章可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上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克以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

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已而發其天資
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
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
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念有龜著
事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
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
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
寶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
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
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脫輹九三言利艱
貞六四言童牛之牯六五言豮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為無
災九有吉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

多而至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孤單也一曰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

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四曰儒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卿相所吐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相賑恤七曰吏民群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信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曰藪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惟有藪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

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為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先於
師儒二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
田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自治
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二者其何以
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惟毋汎汎然以為方
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
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莫不有
道惟我能自修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以能積之修之則
在於學當傳說時異端諸子之說未興文辭利祿之誘無有
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想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

學惟說學于古訓要自是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宮簡牘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當時尚可致問而今茫然遠矣如傳說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虚心可以大受先若傲然以已見實之它有增益由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修者滔滔而來而愈信愈慄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已能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修之德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三厥字三學字此其立言之精垂教之切誠可為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

象上與禹稷臯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況於後世生于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乎

子路使子羔為一章

子路之為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為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為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麤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為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為宰

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况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為戲乎夫子既斥其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為戒而流俗之弊至今反以為口實得百里之地為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損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不及與夫合於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

既至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堯舜之禪授於理當禪授堯舜
不容不禪授禹之傳賢於理當傳賢禹不容不傳賢以至湯
武之應天順人伊尹周公之訓太甲教成王仲尼之轍環天
下由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過
當然之理此所以為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為中
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能記誦典章儀註
以為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哉其所為中庸乎近
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
往諱而嘆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嗟夫中
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教天下後世以為之難能而士大夫
諱之不為亦可傷哉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

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學必積矣良治之子當學為治良弓之子當學為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日良治之子必學為裘為弓之子必學為箕何也以言為治之家習見其為治之事錮補穿鑿者有似於為裘故不用之於治而用於裘為弓之家習見其為弓之事調揉撓熨者有似於為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於箕此亦天性自然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為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仁者始於孝弟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為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孝悌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

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能不妄動
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能不妄為雖不得智去智不
遠矣學信而能不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物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
不妄取性本有此禮而不能不妄動性本有此智而不能不
妄為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
也是良治之子不特不為治而併不能為喪良弓之子不特
不為弓而併不能為箕也為治為弓也者性也為喪為箕也
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
不妄為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所從出
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

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為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於至於自汙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真可惜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至誠哉是言也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為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既不為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為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蒞政能使其人不為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既不為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興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謂朴陋之甚其為政者蕭何起自刀筆曹參

周勃輩皆百戰行伍而一團真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真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為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弘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內亦紛紛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為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初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浹洽安得無效祇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耻於為惡大槩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可疑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然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為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為惡怨斯興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為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為惡好惡斯不足孚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已太嚴而責人已甚夫人乃以為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為惡明日能改過為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記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蒂荆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鄉則一鄉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舊惡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

百國諸侯宜為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為是亦不以二子為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萬世無怨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杯羹德色則悅之一睚眦反唇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盍少動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為先生長者之法主於教言遜讓安有以後生為可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執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學則雖單夫寡人而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不免為小人愚不肖為君子者為聖賢者人常畏而敬之為小人者為不肖者人常賤而鄙

之此必然之理也今夫一等同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
世相似也年位相似也而能修飾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
身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為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者也
其有沉酗佻達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敬衆必共相指
目以為疵癘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之於庠序於朝市皆
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為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
糾之而蹈于罰善有可舉為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為公卿士
大夫君子謂之命惡有可蹈于罰而不及蹈于罰君子謂之
倖而人之為人不可不自擇也為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
其為善而阻其為惡當夫子之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餘澤
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傅以接引將就之故悵
悵然不知所歸夫子勸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為政拳拳

此歎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
云者人能自少小始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
一善以聞於人非謂四十五而始攷之也吾黨之年視四
十五十為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
教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
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為當時禍福而發其實
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為清則
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

因其體之有清濁故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馬口誦聖賢之
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為師範國家必取之以
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人
馬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
則朋友必棄之以為惡子官府必擯之以為凶徒是猶滄浪
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
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
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
以居高位則柰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槩論也季氏世為
大夫而孔子懷羈旅之憂臧倉王驪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
嘆故君子得福以為常而小人得福以為不幸小人得禍以
為常而君子得禍以為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

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強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理以安分修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在人者靜而聽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為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為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為前輩多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曰絕仁棄義民返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怪不經其害在孔子
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於老子而孟子略
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為我之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
不然以為失今不攻後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辯卒之
天下後世因孟子而遂知仁義者辯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
追咎老聃深非告子羣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
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居窮無事固未識讓千乘之國且
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賓且問居家能
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
父子兄弟間否是四事也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
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與也蓋亦返自思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印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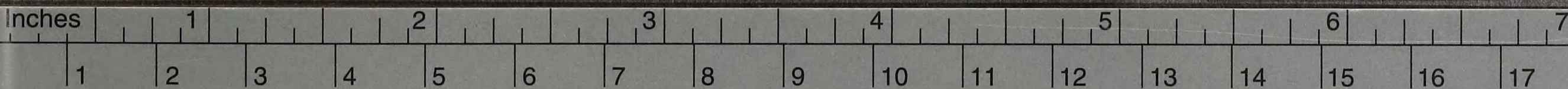


剡源戴先生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nkai Library

開化圖書

Wadhwa library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